

血泪忆衡阳

蒋鸿熙 著

1944

— 衡阳保卫战亲历记

XUJIELEI

YIHENGYANG

前章前
 有检讨有检讨
 世上许多
 都要大苦其苦
 以增其苦
 以解其苦
 以解其苦
 天知道：
 你能活到不日
 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
 一页鲜红的血迹
 那真是勇敢的儿子
 那真是勇敢的儿子
 那真是勇敢的儿子
 那真是勇敢的儿子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 PUBLISHING HOUSE

血泪忆衡阳

—衡阳保卫战亲历记

蒋鸿熙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泪忆衡阳:衡阳保卫战亲历记/蒋鸿熙著. -南京:
江苏文艺出版社,2005.7
ISBN 7-5399-2245-1

I. 血... II. 蒋... III. ①国民党军-抗日战争
时期战役战斗-史料-衡阳市②蒋鸿熙-回忆录
IV. K265.21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76402号

书 名 血泪忆衡阳
主 编 蒋鸿熙
责任编辑 卞宁坚
责任校对 伟 宁
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8.375
版 次 2005年7月第1版,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245-1/I.2118
定 价 16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黃字 0191 號

發證單位：黃埔軍校同學會

發證日期：1989.1

姓名：蔣鳴熙 性別：_____

出生年月：1914.1

籍貫：江蘇 泗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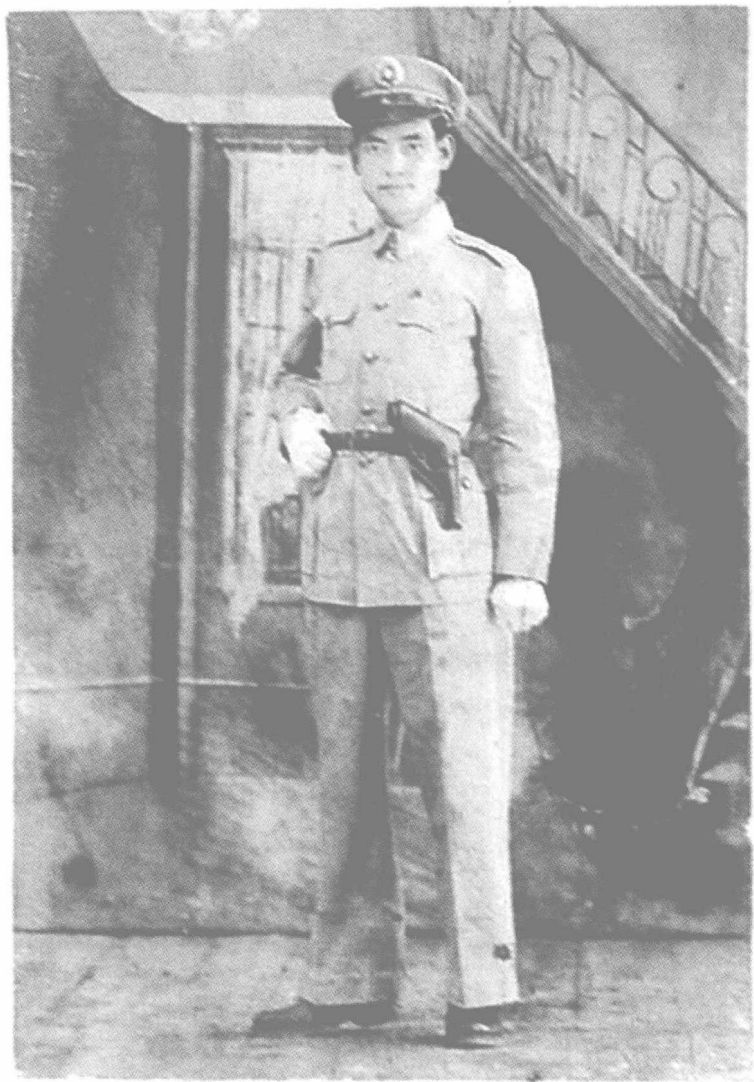
通訊處：_____

期別：分校 十 期

④ 總隊 步 科

其他：_____ 班 _____ 隊 _____ 科

黃埔軍校同學會會員證



蒋鸿熙先生的戎装照



蒋鸿熙先生和夫人的结婚照



蒋鸿熙先生结婚时与同仁合影



蒋鸿熙先生的抗日负伤荣誉证



蒋鸿熙先生保存的“抗战纪念章”（160591号）



蒋鸿熙先生的夫人、女儿、外孙(本书编者 卢华磊)摄于 1993 年



战前练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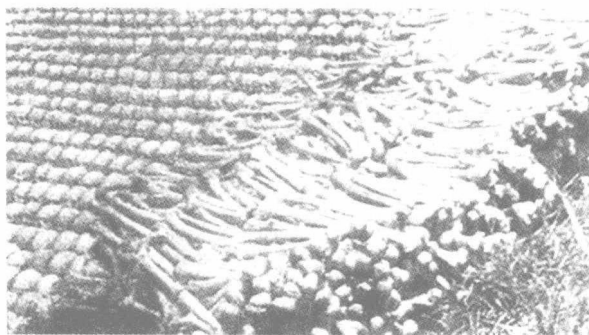
日军狂轰滥炸下的衡阳城



衡阳保卫战母雨山战场



围攻 47 天后进入衡阳城的日军



惨遭杀害的衡阳军民遗骨

我姥爷(代前言)

无意间在“百度”上搜索我外公的名字(蒋鸿熙),真的很意外,在《国民党抗日名将阵亡录》里发现了他!“蒋鸿熙少校 10军预 10师 30团 3营副营长 44.7.14 湖南衡阳?”

其实这是不确的。我外公参加了衡阳会战,被日军俘虏,但最终经历种种磨难,成功脱险,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还能列在“烈士”之内。但对他或许是一种褒奖。有时候,死的人反而比活着更能让人尊敬!以下是我记忆中我外公和外婆(呵呵!就是书中提到的那个第六后方医院政治指导室卢干事)晚年的一些事情,在别人看来或许很平凡,但于我却是终身难忘的。

我外公没有儿子,只有三个女儿,我妈妈是二女儿。我们同住在河南。我们河南不叫“外公”、“外婆”,都亲切地喊“姥爷”、“姥姥”。河南是我姥姥的娘家,姥爷是在我三岁的时候,以“客人”的身份住到这里来的。没想到这一住就住到他去世。

我这人比较健忘,高中刚刚毕业二年,许多同学的名字



都不记得了。但是很奇怪,我一直都能记得我姥爷的点点滴滴,其实,我姥爷去世的时候我才六岁。我越大,姥爷的样子反而在我脑海里越清晰,我甚至可以清楚的数他那短短的一根根竖起的白发——那是很短很硬的,这在我们那个光头老爷爷的村子里是一道风景。他总是会用带着江苏口音的“普通话”,对村里每个人说“您好”,无论是读小学的孩子还是成天煮饭、喂猪的妇女,这在今天看来算是有点“另类”。我姥爷是江苏人,黄埔生,打过仗。他的经历,是我以后看他所留下的战地日记——《血泪忆——衡阳》才知道的。

再说一下我姥姥。我的姥姥脾气很大,大到根本不像我母亲的母亲,更不像是我们那小农村养育出来的平凡的村姑。我小时候就很怕姥姥,她虽然从不打我,但她只要一个眼神,一声轻叹,我都吓得再也不敢动了,所以那时我对姥姥的印象不怎么好。她老人家也是黄埔生,见过仗火的,经历我不太清楚,她曾经说过,他上司老对别人抱怨说:“这个丫头最不好惹,偏又工作能力最强。”

确实,我很小的时候老觉得姥姥“欺负”姥爷,好象姥爷有什么“把柄”攥在姥姥手里。姥姥动不动就抱怨姥爷说:“唉!都怪你呀!都怪你!当初如果不是你倔着脾气要回来,现在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!”而让我奇怪的是,每当这时候,姥爷都一声不吭,只是微笑的看着我,找个别的话题给岔开。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了,背着姥姥对姥爷说:“姥爷呀!你为什么那么怕姥姥呢?单田芳讲的评书上还说‘士可杀而不可辱’呢!她老是那样吵你,你都不还一声。虽然她是我姥姥可我真的不亲她。”后来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姥爷竟然“出卖”了

我，这也让他的光辉形象在我心目中一落千丈。他竟然在吃饭的时候把我说的那番话讲给姥姥、妈妈听，还着重地把那句“士可杀而不可辱”重复了好几遍。然而，很意外，姥姥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狠狠的瞪眼，或者是叹息，而是摸着我的头很开心地笑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姥姥的眼神好亲切，好慈祥。

虽然姥爷他让我很没“面子”，但我还愿意跟在我姥爷屁股后边乐颠颠的跑，因为姥爷有太多太多让我好奇的新鲜东西。比如他的毛笔筒里有一支很粗大的毛笔，那笔杆我要整整一只手才抓的住。我对朋友们说那是我们村最大的毛笔。邻居家的小二不信，说他家有比这更大的。于是我们打赌，我趁姥爷睡觉的时候偷偷把笔捧出来。结果，我一看小二拿来的笔，立刻就笑了——他那毛笔，我一手抓俩。最后是我赢了两打“洋纸片”。我当时觉得姥爷真伟大。

因为小时候我爱听评书，而且对上边那些一段段很顺口的句子特别感兴趣(后来知道那是诗)，所以我姥爷就开始教我背诗。第一首是《鹅》。我姥爷说这个骆宾王在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就会作诗了，让我向他学。然后就教我念：“鹅，鹅，鹅。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”我每次念这首诗就会想起鹅那长长的脖子，所以我也伸长了脖子，仰着头对天念：“鹅，鹅，鹅！”

后来姥爷也学我，仰着头对天念：“鹅，鹅，鹅。”不想有一次被串门的邻居碰到，他很吃惊于我们祖孙的样子，说我们都在学鹅叫，并到街上说我们的“怪象”。这让我这个足不出户的小娃娃一时间名声大噪。我那时觉得姥爷可爱极了。



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以后又教我念《登鹳鹊楼》。其实我背的很快,但我就是不愿意一个人背到头,我总是背一句,让姥爷跟一句。比如我说:“白日依山尽,”就得让姥爷说:“黄河入海流。”或者反过来他说前一句,我跟后一句。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把那本《唐诗三百首》背完。我们背诗,姥姥就要当那个检查官。姥爷总说:“过来,让检查官,检查检查。”于是我就跑过去,大声的背第一句。背完我就抬头看姥爷,他也笑着看我,然后很抑扬顿挫的念第二句;然后我念第三句,他念第四句。接着又反过来,他念第一句。这样,每首诗我们都背两遍,这个时候姥姥就笑眯眯的看着我。当我背到摇头晃脑的时候,她就一下抱住我,在我小脸上轻轻的亲一下。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才慢慢的觉得姥姥也很亲我。

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的是,姥爷不知道为什么从何时起就不再教我背诗了。他最后教我背的是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他背的很激动,准确的说是“慷慨激昂”。背到那句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,待从头收拾旧山河,朝天阙”的时候,他简直不像是我姥爷了——他几乎要疯掉了。我从没见过我姥爷那样大声的念诗——他不是念,而是在喊,在吼!!接着他又唱了一遍,那低沉、浑厚的声音,充满了悲怆和激昂,我看到他眼睛里透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洞穿历史般的坚定的目光。他看着窗外,我觉得他一眼就望到了村子外边,那种眼神也根本不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爷爷的眼神。他背完后,我吃惊的发现姥爷哭了,两行泪水顺着眼角的皱纹缓缓地淌了下来。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,平常都是我——小孩子哭,而大人来安慰的。这下姥爷哭了谁来安慰呀!!更让我奇怪的

是，我根本不知道姥爷为什么哭，没人和他争抢零食，没人批评他，没人欺负他。

姥爷就站在那里静静的哭，我就站在他腿根那仰着头静静的看。看泪水无声地滑过那皱纹满布的脸，滑过那青灰色的中山装。一滴一滴……

等姥爷回过神来，低头看着我，就很认真的对我说：“以后我们不背诗了。明天开始你早上起来跟我去跑步，锻炼身体。白天我教你描红。”于是我们村又多了个谈资——祖孙两代的跑步。那一次是我印象里跑得最远的一次，都跑出了我们村的地界，跑到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地方（要知道，我以前最远才去过村子最南头的水塘边看人钓虾）。我对姥爷说：“姥爷，我们再跑下去就出国了吧？！”我姥爷很大声的笑了说：“中国的地方何其大啊！！纵横数万里，纳三山，卷五岳，跌宕逶迤。收五湖，含四海，吞吐浩瀚。岂是你小小孩子能走完的？壮丽山河，锦绣中华，引得多少经纶满腹的文人墨客击节赞叹，又引得多少狼子野心的倭寇胡虏垂涎三尺，使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前来掠夺占领！”我听的迷迷糊糊，那么多的成语我知道的甚是了了，只是跟着茫然的点头。直到后来在姥爷遗留下来的日记中发现了这段描写，我才明白它的真实含义。

以后我就开始描红了，姥爷把白纸裁好，订成本，隔一页写一首诗，然后让我悬肘用毛笔描。这是我快乐童年里最不快乐的一件事——把胳膊空架着是很累的。姥爷写的字整齐，我写的字弯弯曲曲。不过姥爷总对我说慢慢来，下次就好了。可是终究没等到我的字练好，姥爷就突然去世了。

姥爷的去世对于家里来说是很难办的。因为他不是这里的人，他只是一个“客人”，所以这个姓氏的坟地里是没有他的位置的。族人本家的商量了很久，最终决定，把姥爷葬在未开垦的荒地里。整个成殓、殡葬都很简单，连正经的灵棚都没搭设。那是初冬，又刚刚下过雨，路上泥泞得很，没办法用人力抬棺，只得找了拖拉机载着伤心的姥姥、妈妈、姨姨，载着未谙世事的，一同驶向很远的荒地。路上经过村上小学门口，我偷偷的掀开孝帽看了看，心里开心地想：过几年我就能来这里上学了。到坟地，我都不怎么伤心。一直觉得姥爷就在身边似的。下了葬，跟大人回家，送走了客人，归还了借别人的家伙。一家人回到屋里，妈妈突然对我说：“你姥爷去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以后没人教你练毛笔字，没人领你跑步，没人带你背诗了。”我这才好像突然明白了，“哇！”地大哭起来。妈妈和姥姥一起抱住我垂泪不止。泪眼中，我仿佛看到姥爷那高高的身影在远方向我告别，他拿走了他的毛笔筒，拿走了他教我练字的白纸本。我哭着喊：“姥爷你别走，你别走！”可姥爷向我笑了笑转了身，一跛一跛的走了。他的腿受过伤。

离开姥爷后，就只有姥姥陪我玩了。这个曾经一直让我害怕的老婆婆开始无比的疼爱我。在以后的年月里我很少再听到她那充满怨气的轻叹声，再看到那严厉的眼神。她开始宠爱我，给我好东西吃。亲戚们拿来的水果，她都笑咪咪的送给我吃。我说：“姥姥你也吃点，我自己吃不完的。”姥姥摇摇头笑着说：“姥姥早就吃过了。早些年姥姥吃这东西吃的太多了，现在再也不想吃了。在南方，在广州，这些东西满大街都是。”姥姥说广州好美，是花城，而且冬天没这么冷，不用穿笨

重的棉衣也能出去玩。我问姥姥：“那你为什么回来呢？你在广州多好啊！一年四季吃香蕉。”可每次问到这里，姥姥就不再回答我，而是莫名其妙地说：“都怪你姥爷，唉！人都不在了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”

那种神情，恍堕旧昔，令人不忍久睹。

愿普天下之人，生太平世，得安康，有幸福，是先人之所求欤！

卢华磊 敬祈

2005年6月17日